

参考文献

- [1] 李桂文, 陈少玫. 对于“眩晕者, 中风之渐也”的理论研究[J]. 世界中医药, 2012, 7(2): 102-104.
- [2] 任应秋. 病机临证分析·运气学说[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24.
- [3] 严世芸. 中医学学术发源史[M].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4: 365-366.
- [4] 李权, 陈利国. 脑中风从心论治[J]. 四川中医, 2008, 26(3): 27-28.
- [5] 武继涛. 缺血性中风从肾虚论治[J]. 陕西中医, 2003, 24(8): 719-721.
- [6] 闫强. 调补心肾法针刺治疗中风后失语疗效观察[J]. 上海针灸杂志, 2012, 31(6): 404-405.
- [7] 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1-19.
- [8] 王志兰, 林士毅. 叶天士治疗中风十三法[J]. 河南中医, 2005, 25(11): 19-20.
- [9] 王智强, 过伟峰. 论中风之痰证[J]. 中国中医急症, 2012, 21(1): 90-91.

- [10] 杨懿, 朱立鸣, 朱丹溪从痰论治中风学术思想浅探[J]. 国医论坛, 2007, 22(6): 12-13.
- [11] 王清任. 医林改错[M].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29-37.
- [12] 蒋军林, 李倩, 周慎, 等. 论王清任中风气虚血瘀论的理论渊源及其对后世影响[J]. 湖南中医杂志, 2007, 23(3): 77-79.
- [13] 王烨燃, 王凯旋. 王清任中风理论及其临床应用考释[J]. 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2008, 22(4): 13-14.
- [14] 李可建. 补阳还五汤治疗不同类型中风疗效的系统评价研究[J]. 天津中医药, 2006, 23(5): 372-376.
- [15] 杨小清. 论补阳还五汤治疗中风病气虚血瘀证的作用机理[J]. 中国中医急症, 2005, 14(4): 342-343.
- [16] 熊笏. 中风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15.
- [17] 杨金生. 《中风论》及其学术思想探究[J]. 中华医史杂志, 2003, 33(4): 224-226.

(2012-12-24 收稿)

“心脑共主神明”新释

蔡向红¹ 梁 昕²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北京, 100029; 2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 北京, 100102)

摘要 自从李时珍提出“脑为元神之府”, 一百多年来中医界关于“谁主神明”一直争论不休, 有待解决。本文探讨了“元神”和“识神”的概念并为心、脑、神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理论模型, 为“心脑共主神明”赋予了新的内涵, 不仅有助于解决心与脑“谁主神明”之纷争, 更有利于开发行之有效的人格重建与潜能开发的新技术。

关键词 心; 脑; 神明; 元神; 识神; 人格重建; 情志

The New Explanation on “Heart and Brain in Charge of Mental Activities”

Cai Xianghong¹, Liang Xin²

(1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UCM), NO. 11, Bei San Huan Dong Lu, Beijing 100029, China;

2 Wa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Abstract Since Li Shizhen of the Ming dynasty proposed the theory of “brain is the house of original spirit”, “Who is in charge of mental activities” has been debated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nd this issue remains to be unsolve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ption of “natural endowment” and “belief systems”, provides a reference theory model for the relationship among heart, brain, and mental activities, and endows “the theory of heart and brain are both in charge of mental activities” with new connotation. The theory in this thesis not only helps to resolve disputes about “Who is in charge of mental activities”, but also conducts to develop new and effective technology of personality reconstruction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Heart; Brain; Mental activity; Natural endowment; Belief systems; Personality reconstruction; Emotion

doi: 10.3969/j.issn.1673-7202.2013.06.008

自从李时珍提出“脑为元神之府”, 中医界关于“谁主神明”争论不休, 近二十年每趋激烈。如陈士奎主张“变革心主神明为脑主神明”“这是中医脑科学理性发展的前提条件, 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的科学意义。”^[1]张挺等则直言“神明孰主之争毫无继续进行的必要”^[2], 坚持心主神明论。许振国^[3]和张继东^[4]则提出“心脑共主神明论”。“谁主神明”终无定论, 有待

解决。本文结合古代相关学术思想及现代医学研究, 探讨了“元神”和“识神”的概念并为心、脑、神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可参考的理论模型, 重新阐释“心脑共主神明”之内涵, 抛砖引玉, 不足之处, 望前辈同仁斧正。兹不揣肤浅, 管陈于下。

1 关于中医学之“元神”和“识神”

1.1 “元神”和“识神”的引入历史 “元神”和“识

神”源于道家。《黄帝阴符经》记载：“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此“神”与“不神”分别为识神与元神的早期表述。唐·吕洞宾在《太乙金华宗旨》中明确提到了识神和元神的概念。自明·李时珍提出“脑为元神之府”之后，“元神”概念逐渐被引入中医学，而后清末民初张锡纯于《医学衷中参西录》云：“然所谓神者，实有元神与识神之别。元神者，无思无虑，自然虚灵也；识神者，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至此，将中医的“神”又分出“识神”的概念。“元神”和“识神”被引入中医学后其内涵有所变化，然而中医学却对其没有明确界定^[5]，笔者对“元神”和“识神”的概念范畴进行了探索性的定义，以便行文。

1.2 “元神”和“识神”的探索性定义

1.2.1 “元神” “元神”藏于脑中，是禀受于先天的，关于人体生命活动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始内驱力源和根本气机，各种“遗传信息”如天赋等皆包含于其中，其神明活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主要体现在管理感觉、记忆、运动和内脏活动并维持其相关的自稳调节机制，“无思无虑，自然虚灵也”。

1.2.2 “识神” “识神”藏于心中，是出生前由“元神”下舍于心所激发，在出生后由于外景事物为心所任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概括意识思维、情感活动的人身狭义之神，其神明活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主要体现在由“任物”到“处物”的认知过程，“有思有虑，灵而不虚也”。

1.3 “元神”和“识神”的关系 “元神”与“识神”对立统一于人身之神。“元神”源成于先天，如《灵枢·本神》所云“两精相搏谓之神”，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形成。“识神”在出生之前由“元神”下舍于心所激发，如《灵枢·天年》所云“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在出生后由于外景事物为心所任而逐渐发展起来。心中“识神”源于先天“元神”，成于后天，形成之后可以反作用于脑中“元神”。现代研究为此提供了一定依据，心可以通过分泌心激素^[6]作用于脑以及通过心磁场影响脑磁场^[7]等多种形式对脑的功能进行调控。李今庸教授指出，心脏移植引起的性格行为之改变是心气上入于脑，而大脑果受心气支配的有力证据^[8]。

2 “心脑共主神明”新释

历史上部分学者只关注神之所在，对何为生命的内在主宰以及“主”和“神明”的涵义理解不准确。神为主宰，心脑都不可能主宰神，故“主”非“主宰”，乃“主司”之意。《素问·天元纪大论》云“阴阳不测谓之神”，虽然“神”藏于内无法观察到，但“神”所主的生命活动之外在表现是可观测的，此为“明”之义^[9]。“神

明”既非“神”，也非“精神意识”。“神明”是生命活动的外在表现，包括生理之神明和心理之神明，以往“谁主神明”之“神明”多指后者。本文所论之“心脑共主神明”指心、脑各有专长，配合完成表现“神”的各项生命活动。

2.1 心脑共主生理之神明 脑所藏“元神”主司不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先天固有生命活动规律和程序。《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言：“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气血皆上于面而走空窍。”脑中“元神”通过经络“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具体操控肢体运动并使内脏活动按固有程序运行。“血者，神气也”，心主血脉，可以通过调节血量和成分，维持并调节各脏腑功能以及肢体运动。心从系统上控制和调节神明活动，脑在心的控制之下，具体产生和完成一切神明活动^[10]，故言“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

2.2 心脑共主心理之神明 “精神意识”属于心理之神明，以往“谁主神明”之“神明”多指于此。脑藏先天“元神”，挟官受物，主司感觉、记忆。人的五官虽与五脏相通，但由脑具体操控，以搜集信息。王惠源《医学原始》说：“五官居身上，为知觉之具。耳目口鼻聚于首，最显最高，便于接物。耳目口鼻之所导人，最近于脑，必以脑先受其象觉之、而寄之、而存之也。”心藏后天“识神”，主思考。《灵枢·本神》说：“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因思而远慕谓之虑，因虑而处物谓之智。”“心神”具有能担当认识和处理事物的能力，意志思虑智皆由“心神”派生。因此，虽然“脑先受其象”，但是五官搜集的信息需要心神接受和处理，如无心神作用，耳目所集信息便无意义，正如《素问·八正神明论》所云：“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若风吹云，故曰神。”“心神”对信息的处理有助于在心中形成动态稳定的“观念”系统。心中所藏之“观念”是具体分析、评价事物之依据。现对人类认知活动分析如下。1) 认知活动的前阶段：脑接受大量信息，将其寄存，称为“记”，在需要的时候将其再现，称为“忆”，此过程为信息记忆过程。2) 认知过程的第一阶段：张介宾注“忆，思忆也。谓一念之生，心有所向而未定者，曰意”。心将由脑记忆的信息初步筛选、分析、整合后对各种事物产生的有待验证的初步印象或未定的念头，叫做“意”。比如一个从未吃过苹果的人，得到大量关于苹果好吃与否的信息后，心神将信息整合，产生了苹果是好吃的念头，这个念头是否正确有待进一步验证。这种形成“意”的过程为经验记忆过程。3) 认知过程的第二阶段：李

中梓注“意已决而确然不变者,志也。”“志”者,心之所向,是心神根据已有的“意”,去认识事物,揭露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逐渐形成的确定的理性化的志向或心念,包括对事物的评判标准,其内涵以及外延与现代的“观念”相通,与“意”相比具有相对长期性、稳定性。人们根据已有的经验去认识事物,同时也对经验本身进行不断地验证,比如两个人经过多次验证,一个人确定苹果好吃,另一个人确定苹果不好吃,并且长期坚持,这种被确定的“意”称为“志”。这种由“意”转化为“志”的过程为观念形成过程。整个认知过程以及各个阶段都是不断进行的,但并非简单重复,而是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见图1。对已有“观念”系统未做颠覆性改变,只是对其个别部分进行修改、补充则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观念”系统的稳定性具有动态性。4) 认知过程的第三阶段:人们根据已形成的“观念”具体分析、评判事物,并可以产生相应的情绪,叫做“思”。李中梓注“志虽定而反复计度者,思也”。相同的事物对于持有不同“观念”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情绪和行为结果,比如同样是吃苹果,一个确定苹果好吃的人会产生愉悦的心情,一个确定苹果不好吃的人会产生厌恶的心情。这与美国临床心理学家艾利斯创立的ABC理论(合理情绪理论)是不谋而合的,即A活动事件×B观念=C情绪和行为结果。该理论的基本认识是:人们的情绪问题(C)不是根源于诱发事物本身(A),而是人们对事件所持有的观念(B)^[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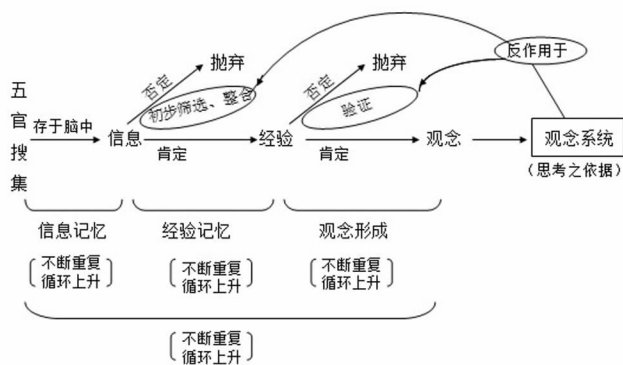


图1 认知过程示意图

2.3 心脑“藏泻互用” 心藏“观念”,脑藏泻“记忆”。脑腑对“记忆”有藏有泻,犹如同为奇恒之府的胆腑,胆藏精汁,又可泻之以助消化。经验以“记忆”的形式存于脑腑并在需要时再现,心神根据所“忆”之经验去认识事物,并将确定的经验转化为“观念”藏于心中,构建“观念”系统。作为思考依据的“观念”系统藏

于心中,这与心脏移植引起人格、思想改变的现象是相符的。李亚明认为,现代人施行的心脏移植引起人格、思想之改变,实乃心主识神因移植他人心脏而改变所致,这也正是心主识神活动客观存在的有力证据^[12]。对于“观念”的形成,脑是相对“泻而不藏”的,心是相对“藏而不泻”的。脑具有受盛和传化物(受盛“记忆”并传化为“观念”)的生理特点,心具有化生和贮藏(化生和贮藏“观念”)的生理特点。

3 展望

辨证地看,心神说和脑神说各自掌握了真理的一部分,但又各有其局限性。本文重新阐释了“心脑共主神明”,其中“心脑共主心理之神明”为心神说和脑神说找到了契合点,为心、脑、认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理论模型。过去由于未明确认知过程中心、脑之分工,对于情志疾病的解决始终缺少行之有效的方案。人的认知过程以心所藏“识神”的功能为主,“识神”成于后天,作为其核心的“观念”系统可以不断重塑,故可以通过增加正确观念的信息量,以重塑“观念”系统,修炼“识神”,消除不合理的“观念”及其引发的消极情绪,使人心境平和,避免七情过极引发疾病,从根本上治疗情志疾患。笔者希望本学说不仅有助于解决心与脑“谁主神明”之纷争,更有利于开发行之有效的人格重建与潜能开发的新技术,为情志疾病的患者带来福音。

参考文献

- [1] 陈士奎. 变革“心主神明”为“脑主神明”[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2, 8(7): 494-542.
- [2] 张挺, 李其忠. “心主神明”考辨[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9, 5(11): 15-17.
- [3] 许振国. 心脑共主神明论[J]. 新中医, 1991, 23(10): 6-7.
- [4] 张继东. 试论心脑并主神明[J]. 甘肃中医, 1993, 6(4): 1.
- [5] 汪卫东, 孙泽先.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神学说”初探[J]. 中医杂志, 2012, 53(13): 1157.
- [6] 钟艳, 周中山. 心主神志的现代医学浅释[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2005, 25(2): 32-33.
- [7] 许国振. 心脑共主神明论[J]. 新中医, 1991, 23(10): 6.
- [8] 李今庸. 我国古代对“脑”的认识[J]. 湖北中医学院学报, 1999, 1(1): 2-4.
- [9] 朱向东, 田文景, 李兰珍. “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的再认识[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3, 9(6): 15.
- [10] 许国振. 心脑共主神明论[J]. 新中医, 1991, 23(10): 6-7.
- [11] 唐利群, 赵红. 合理情绪疗法对神经内科患者的应用[J]. 医学理论与实践, 2009, 22(6): 709-710.
- [12] 李亚明, 张春燕. 试论神与心、脑之关系[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9, 5(1): 11-14.

(2012-10-08 收稿)